

注
事

过年遐想

□李建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这么眼熟的文字，没错，这是鲁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开篇。

每到年近的日子，听到一阵阵的爆竹声，我就会想到先生的这一段描写。简练、传神，就像一幅有声有色的画，三维空间传递出来的一切都在他笔下的这数行字里了。虽然鲁迅先生写的是一个世纪前的江南古镇，但是到了今天，千里之外的北国不也是似曾相识的“年味”么。

节前的忙活不待多说，淘麦磨面蒸馍馍，糊窗贴画贴对子，大家都热火朝天准备着。

转眼到了大年初一，接神的鞭炮声响过，爷爷点燃了院子里高高的“柏楼”（用柏树枝搭起的柴火堆），柏树枝在火中噼噼啪啪地响，浓浓的烟，烈烈的火，映得满院子都成红色的了。家里面，奶奶已经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

了桌。那时候，一年中难得吃几回饺子，正月初一吃饺子都是数个的，吃完了，给爷爷奶奶汇报今天吃了多少个饺子，他们听完笑着说：“好，好，我家的娃娃又长大了。”

“为什么过年要点‘柏楼’呢？”我曾问过爷爷。他说，古时候有一只长着九个头的怪鸟，专害人。一到大年三十晚上，就飞出来用鼻子闻各家各户飘出的肉香味，闻着闻着，嘴里就流出来带血的涎水。这种带血的涎水掉到谁家院里，谁家这一年就要倒霉。后来，人们发现这九头鸟最怕闻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味。所以每到快过年，人们就采集柏树叶，等到正月初一大早，家家户户都把柏树枝烧起来，升起滚滚浓烟，吓得九头鸟再也不敢飞出来。从此以后，过年点“柏楼”便成为一种习俗，一直流传下来。

大人们忙完了，就带着我们一块去给村里长辈拜年。最难忘的还是和大人去观上村给本家族人拜年。那时，村里的几户人家都住在半山上，待一家家拜完，我的口袋早已装满了大人们给的花生、核桃等干果。下山时，

我又在竹园里折上一根翠绿婆娑的竹竿扛着，和小伙伴一路说着笑着回家了。

再说贴年画。贴年画也是我们辞旧迎新的习俗之一。你看，白色的窗户上贴上五颜六色的窗花，窗花里有人物、水果、花草、虫鸟，还有喜庆福字等。贴上窗花后，平时素白的窗户一下子变得花枝招展，墙上也贴上刚买的年画，门上也贴上了崭新的春联。

记得印象很深的几幅年画，一幅是四条屏的《虎豹狮象屏》，贴在房间里，平时寂寞的家一下子就有了生气，黝黑的屋子也显得敞亮了。那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些猛兽，就躺在炕上盯着看，想着这些动物如何悠悠哉哉地生活。再一幅是一个少先队员系着红领巾向解放军战士行队礼的年画，右边是陆海空的解放军战士，画上还有军舰、飞机等。

过年贴年画的习俗一直影响着我。如今住上了楼房，换成了塑钢窗户，我仍年复一年地贴年画，大红的福字等窗花，寓意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福满人间！

情
思

雪地里的小燕子

□王凯平

娇贵而轻捷的燕子
早已在秋天的西风
中告别了浙凉的窝巢
飞向了温暖的南方
燕子不曾经历过北方的寒冬
更没有欣赏过美丽的雪景
但我却看到了
雪地上小燕子欢快的身影

在洁白无尘的雪地上
你画着心形的圆圈儿
又把两手的雪团儿
高高抛向空中
落下来的雪花
天女散花一般
落到你的脸上和身上
在清凉寂静的雪地上
你活蹦乱跳
你笑逐颜开
你心花怒放
就像一只雪地上的小麻雀
我更愿把你看成一只
羽毛黑亮黑亮的
活泼可爱的
雪地上的小燕子

诗和远方
让你我有缘相识
才智和纯真
让我对你如此钟情
我把一份伤感的情意
悄悄珍藏在心底
我把一声真诚的祝福
送给遥远的你

心
语总有一个春天，
为你而来

□朱海红

河开了
把春的讯息喊了又喊
柳绿了
把春的帷幕掀了又掀

有一只燕子是旧相识
在你的身边
盘旋问好
有一朵花是新相识
在你走过时
恰恰吐露芬芳

穿过指间的风
与你缠绵
吻上脸颊的雨
向你倾诉

四季轮回
千百度的寻觅
此刻和你相遇
共赴前世的约定

总有一个春天
为你而来
如一阵呼啸的火车
载着你奔向天涯

老街，女人，慧而睿

□黄国华

和煦的阳光照着翟店的老街，照着老街的女人们，诸君不妨来翟店，一览小镇风貌，一览老街女人的慧而睿，保证幸福感满满。

何谓老？在我们翟店再没有比这条街形成更早的街。记忆中的老街，从翟店医院开始往西，水泵厂、公社、供销社、理发店、新华书店、粮油店、大庙、旅店……到今天，老街的廊檐旧屋已经渐渐消失了。

有天，老街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出殡时，扛着白色灵幡的男子恸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看客也都纷纷叹息：“守寡半辈子，真不容易！”是啊，女人一辈子哪有容易的呢？

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豫剧《花木兰》里唱的：“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老街的女人们，同样有着担当。

老街交通便利，青壮年男人很少

有埋头地里苦干的。他们销纸箱、跑运输、开饭店，最不济还能打饼子或煮麻花，挣钱养家是男人的责任。可是，老街的女人们更不简单，没有谁乐意吃“闲饭”。她们接送孩子上下学，农闲时会就近到纸箱厂打工。家中的土地女人们也舍不得丢弃，照样种着。农作物品种多样，随市场随心气儿，不再只是小麦、玉米和大豆，果蔬、药材成行成垄。女人们深知，做精做细是根本，地下面一不留神就会有“地蛆”，背壶打药，提前预防，绝不含糊。

在纸箱厂的女工，心中始终坚信着“厂兴我荣”，在以质量求生存的市场，她们就像是上了发条的弦。工厂效益稳定，她们每个月拿着好几千元的工资，自然眉飞色舞。幸福是用双手创造的！常开的玩笑话是这样的：“聚不？我请。咱不次于爷们！”还有更让人想不到的呢，晒纸箱、打饼子、在家自主创业，老街的女人们都干得来，摆地摊、开饺子馆、做纸扎，对老街的女人们来说都只是“小菜一碟儿”。

难以忘却的记忆

□王月芳

记得四岁那年，正月十三的傍晚，吃过饭后，爸爸微笑着说：“月芳，今天晚上我领你去下柏村看烟花去！”

听到爸爸这么说，我兴奋地蹦了起来：“爸，是真的吗？”我有点不大相信地瞪大了双眼问道。在我的印象里，那会儿过年期间，除了家里那不大的广播匣子到了时间会放些歌曲和新闻，几乎没啥好玩的娱乐活动，更别说看烟花了。

爸笑了，说：“肯定是真的，爸还能骗你不成？”

爸爸牵着我的手出了门，一股冷风吹来，我说了一声：“冻的。”爸伸手将我的围巾系紧，这时几个邻居叔叔和我四叔也出来了，爸爸和叔叔们有说有笑地走出小巷。一路上尘土飞扬，但大家谈笑风生，根本顾不上那些钻进鞋里、飘上裤边的泥土。走过一段土路，便是七拐八拐、高低不平的土堰，我们沿高下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由于天黑看不清，我不慎掉到了高

土堰下，急忙伸着一双小手喊着：“爸，我掉堰下啦。”爸爸一跃身跳下了堰，把我搂进他那温暖的怀里。上了堰，爸爸背着我往前走，走着，说着，我们总算踏上了前往下柏村的大路，还有一段长长的上坡路。当我们气喘吁吁地上到坡顶，也就到了进村的大门口处。路两边早已挤满了人，爸爸怕我看不见，就把我扛在他肩膀上。

不大一会儿，看到北边有了火光，顷刻之间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随着声音，两边的烟花如两条巨龙般腾空而出，此起彼伏，一阵阵火药味夹杂着人们的喝彩声在夜幕下荡漾。火光闪闪，火花四溅，犹如天上的点点繁星。

亮丽的烟花把街道照得通明。村民们你挤我，我挤你，相拥着，仰起头，有的踮起脚尖，有的站在高凳子上，有的男娃们都爬到附近的树上。

看完之后，大家的兴趣未减，回来的路上，大人们还在说着：“这烟花真美哩！”我实在太困了，爸爸又将我背起，在爸爸暖暖的背上，我不知不觉就

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几十年前的烟花虽没有如今的花样繁多且高档，但却是见过的最美的烟花。那时我还小，爸爸正年轻，他的双臂是那么有力，一下子能把我高高举起；他的肩膀那么厚实，坐在上面犹如坐在了山顶。

我的老父亲已经去世三年多，今天，我仍会时常想起他，想起我坐在他肩膀上看的那场烟花。

新年旧年年连年，年复一年，爸，您老人家看到了祖国繁荣的今天，这半个月里您一定也闻到了浓浓的年味。爸，您虽然识字不多，但您用手中的锄头和镰刀，在田间描绘出一幅幅最美的图画。您当年看到我爱学习，暗地里夸赞我，逢人便说：“我家月芳爱学习，长大一定会有出息！”爸，每次我站在领奖台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您一定看到了女儿这几年的成绩，您的月芳如今活成了您期望的样子，您看到后，一定会心生欢喜！我想：此时此刻，您会站在一片花海中发出爽朗的笑声！